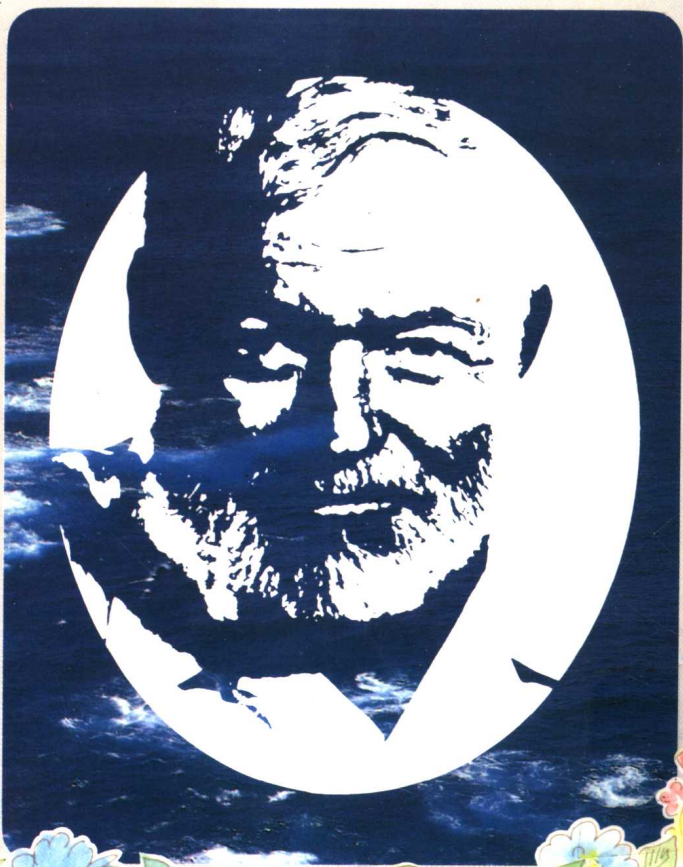


新譯·世界文學名著

老人與海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〔美〕海明威／著 董衡巽／等譯



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Lin Yu Cultural Enterprise Co., Ltd.

新譯·世界文學名著 [5]

老人與海

NT.120

海明威／著

1992年元月／初版

1996年11月／七刷

〈代理商〉

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

板橋市中山路二段 291-10 號 7 樓之 3

電話·02-9566521 * 傳真·02-9566503 * 郵撥·0773591-1

〈出版者〉

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第 4881 號

【總管理處】台北縣深坑萬順寮 106 號 4 F

☎(02)664-2511 * FAX(02)662-4655

台北市〈文山區〉萬安街 21 巷 11 號 3 F

編輯部☎·02-2300545 * FAX·02-2306118 * 郵撥·1670488-6

● 本公司產品權益依法保障，非經同意不得轉載、改編、複製 ●

■ 裝訂錯誤請與各代理商退換，謝謝！ 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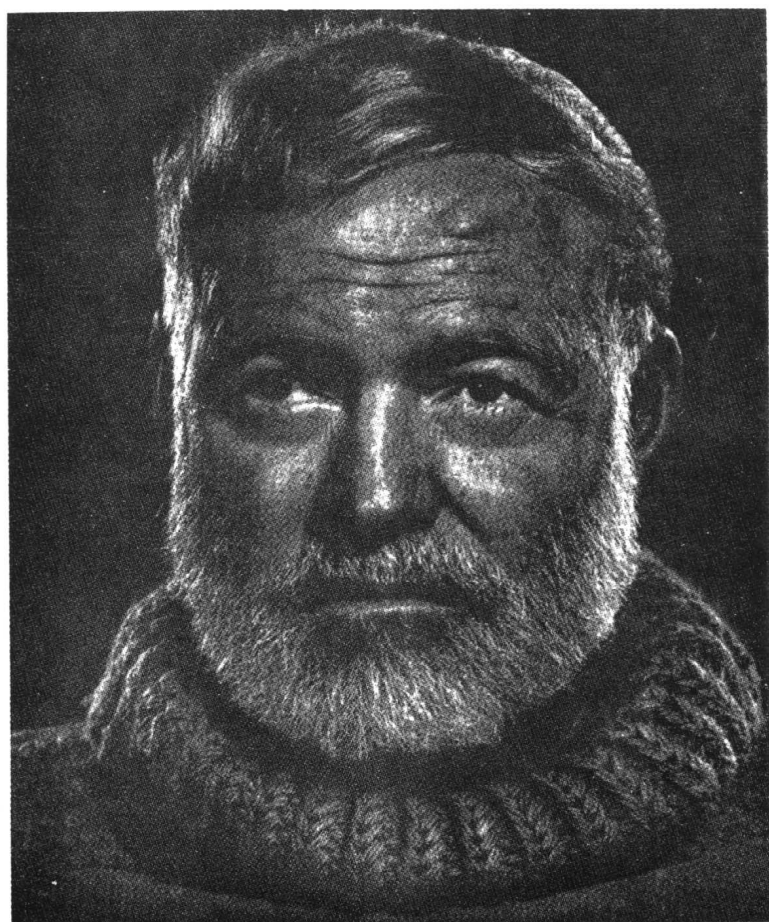
〈新譯·世界文學名著〉

老人與海

〔美〕海明威／著
董衡巽／等譯

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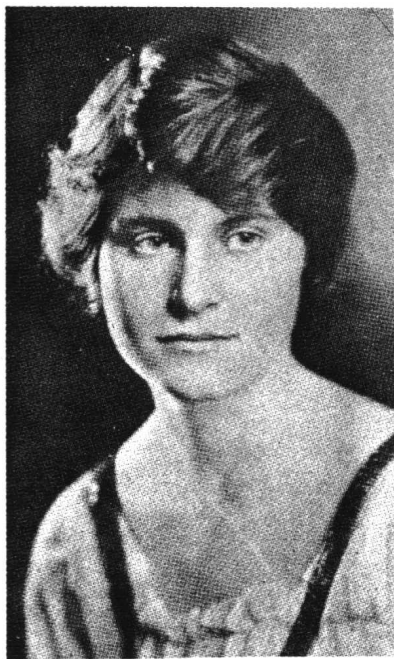




● 勇者的形象—海明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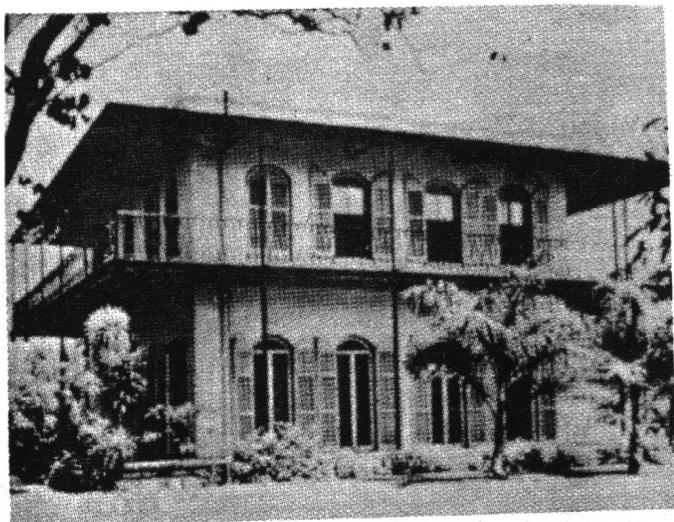
●戎装英挺的海明威（1918年）



●第一任妻子哈德麗·理察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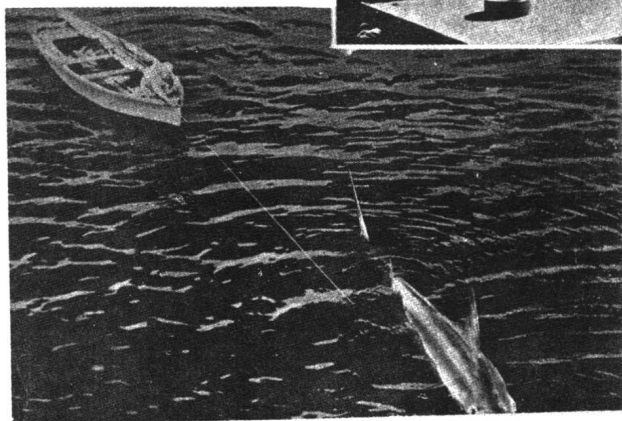
●海明威與喬·拉塞（攝於哈瓦那釣魚時）



●佛羅里達的海明威住家

●老人與海劇照

由老牌影帝史本塞·屈賽主演



譯序——關於《老人與海》

《老人與海》很早以前就被介紹到國內來了，讀者對它是熟悉的。這次推出的新譯本，譯文更加精確，更接近於《老人與海》的本來面目。

《老人與海》的原胚也是事實，是海明威生活經驗中的「火」。但經過他的想像，這個火發出光來，「光照所及，遠遠超過火點兒的大小」。

一九三六年，海明威在一篇報導中寫道：「有一個老人獨自在加巴尼斯港口外的海面上打魚，他釣到一條馬林魚，那條魚拽著沈重的釣絲把小船拖到很遠的海上。兩天以後，漁民們在朝東方向六十英里的地方找到了這個老人，馬林魚的頭和上半身綁在船邊上，剩下的魚肉還不到一半，有八百磅重。」原來那老人遇到了鯊魚。「鯊魚游到船邊襲擊那條魚，老人一個人在灣流的小船上對付鯊魚，用槳打、戳、刺，累得他筋疲力盡，鯊魚却把能吃到的地方都吃掉了。」

這個事實就是《老人與海》最基本的故事。海明威醞釀了十幾年，對它進行加

工創造。他不僅以海上打魚的豐富知識充實了這個故事，進行細緻具體的形象描寫，而且賦予它一種寓意，形象地說明了——人在同外界勢力的鬥爭中雖然免不了失敗，但仍應該要勇敢地面對失敗。

*

海明威的短篇經常表現這個主題。不管這種外界勢力是戰爭、自然災害、戰場上的敵人還是運動場上的對手，他的主人公從不退却。他們頂著厄運，勇敢向前，甚至視死如歸。他們是失敗了，但是這些失敗者却具有優勝者的風度。這種有名的「硬漢子」精神，在《老人與海》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現。

用桑提亞哥的話說：「人可不是造出來是要給打垮的。可以消滅一個人，就是打不垮他。」這是對「硬漢子」精神的概括。根據這一點，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海明威說：「這是我這一輩子所能寫的最好的一部作品了。」（一九五二年三月四日與七日致華萊士·梅耶的信）

《老人與海》的藝術描寫公認是精湛的。像一切傑作一樣，這篇小說去盡枝蔓，發掘深入。海明威說：「《老人與海》本來可以長達一千多頁，把村裏每個人都寫進去，包括他們如何謀生、怎麼出生、受教育、生孩子等等，但我試圖把一切不必要

向讀者傳達的東西刪去。」（《海明威訪問記》）這是說，一切無關主題的人和事被作者砍得一乾二淨；從另一方面說，一切關係到主題開掘之處，作者絕不吝惜筆墨，而馳騁想像，大力描寫。

那麼，《老人與海》中的各種形象有沒有象徵意味呢？批評家們多有猜測。海明威是反對的，尤其是反對鯊魚象徵批評家之類的說法。他嘲笑說：「象徵主義是知識份子的新花樣。」他聲稱：「沒有什麼象徵主義的東西。大海就是大海。老人就是老人。孩子就是孩子。魚就是魚。鯊魚全是鯊魚，不比別的鯊魚好，也不比別的鯊魚壞。人們說什麼象徵主義，全是胡說。」他這段話是致美國藝術史家伯納德·貝瑞孫的信（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三日）中說的。

貝瑞孫回答說：「《老人與海》是一首田園樂曲，大海就是大海，不是拜倫式的，不是梅爾維爾式的；好比荷馬的手筆，行文沈著又動人，猶如荷馬的詩。真正的藝術家既不象徵化，也不寓言化——海明威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——但是任何一部真正的藝術作品，都散發出象徵和寓言的意味。這一部短小但並不渺小的傑作也是如此。」海明威看了這段話十分滿意，認為「關於象徵主義的問題說得很好，透進了一股新鮮空氣」。他馬上把這段話推薦給出版社，作為宣傳《老人與海》的簡介。

*

可見，海明威所反對的是牽強附會，而並不反對讀者從《老人與海》中去體會「象徵和寓言的意味」。正如他在《訪問記》中所說：「讀我寫的書是爲了讀時的愉快，至於你從中發現了什麼，那是你讀時的理解。」

授獎詞

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

安德斯·奧斯特林

〈象愚譯〉

在我們今天這個時代，美國作家對文學的各個方面影響越來越大，特別是這一代人，在過去幾十年中已經看到人們對文學的興趣發生了變化。這不僅意味著市場行情的時時改變，也說明人們精神境界的迅速轉移，它的意義是深遠的。美國近年來不斷嶄露頭角的新作家們成爲舉世矚目、激動人心的標誌，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：即無不反映哺育他們成長的美國文化。歐洲的讀者大眾熱烈地歡迎他們。人們普遍希望，美國作家應該以美國人的身份和精神來寫作，這樣才能對世界文壇的競爭和繁榮，作出他們自己的貢獻。

現在我們大家熱烈談論的，正是這樣一位先行的美國作家。可以毫不誇張地說，和他的任何一位美國同道相比，海明威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，屹立在我們面前的，是一個正在尋求準確方式來表達自己意見的朝氣蓬勃的民族。海明威本人也與一般文人迥然不同，他在許多方面表現了戲劇性的氣質和鮮明的性格。在他身上，那股勃勃的生機按照它自己獨特的方式發展著，沒有一點這個時代的悲觀色彩和幻滅感。

海明威在新聞報導的嚴格訓練中，鍛鍊出了他自己的文體風格。他曾在堪薩斯城一家報館的編輯部學藝。這份報紙對記者有一套不成文的要求，其中首要的一條是——「使用短句和短小的段落」。海明威在這裏所受的技术訓練，顯然使他形成了一種非比尋常的藝術自覺。他曾經說過，修辭只是電動機裏迸出的藍色火花。

在美國文學傳統中，他的宗師是馬克·吐溫和他的《哈克歷險記》，那部作品直截了當和不拘陳規的敘述方式和節律對他的影響很大。

這位來自伊利諾州的年輕記者，迅捷地被捲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，他自願到義大利當救護車司機，結果在皮亞章前線經受了戰火的洗禮，被彈片擊中，負了重傷。當時他十九歲。戰爭中的經歷，成了他傳記中極重的篇章。這不是說戰爭消磨了他的勇氣，而是恰恰相反，戰爭使他發現：像托爾斯泰在塞瓦斯托波爾那樣親自考察戰爭，對一個作家來說是無價之寶，這樣，他才能真實地描寫戰爭。然而，談何容易，等他能夠全面地、藝術地再現一九一八年在皮亞章前線痛苦而迷惘的印象時，已經過去了好幾年。這便是使他成名的小說《戰地春夢》（一九二九）。當然，之前兩部以戰後歐洲為背景的作品《我們的時代》（一九二四）和《太陽依舊上升》（一九二六），已經證明他具有編寫故事的才能。在以後的歲月中，他那喜愛聖潔行動和宏大場面的本能，把他引向了非洲的狩獵和西班牙的鬥牛。

當西班牙陷入戰爭之後，他又在那裏找到了他第二部長篇小說的靈感，這就是《戰地鐘聲》（一九四〇）。這部作品寫一個熱愛自由的美國人為「人的尊嚴」而戰鬥的情形，它比別的作品更多地流露出海明威個人的情感。

在提及他作品中這些關鍵的因素時，人們不應忘記他敘事的技巧。他能將一篇短小的故

事反覆推敲，悉心裁剪，以極簡潔的語言，鑄入一個較小的模式，使其既凝練，又精當（精確恰當），這樣，人們就能獲得極鮮明、極深刻的感受，牢牢地把握它要表達的主題。往往在這樣的情況下，他的藝術風格便可達到極致。

《老人與海》（一九五二）正是體現他這種敘事技巧的典範。這篇故事講一個年邁的古巴漁夫在大西洋裏和一條大魚搏鬥，予以難忘的印象。作家在一篇漁獵故事的框架中，生動地展現出人的命運。它是對一種即使一無所獲仍舊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的謳歌，是對不畏艱險、不懼失敗的那種道義勝利的謳歌。故事富有戲劇性的情節，在我們的眼前漸漸展開，一個個富有活力的細節積累起來，產生了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
「一個人並不是生來就要被打敗的。你盡可以毀滅他，但却打不敗他。」

誠然，海明威早期的作品，流露出了某些粗俗野蠻的、玩世不恭的、冷硬麻木的缺憾。可以說，這與諾貝爾獎對一部理想作品的要求是不吻合的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他也不乏那種英雄式的哀婉，這形成了他理解生活的主導因素。他還有一種喜歡冒險的男子漢氣概，真誠地讚頌那些在充滿暴力和死亡的現世中不惜代價、敢於奮鬥的每一個人。無論如何，這正是他崇拜男子漢精神的積極方面。如果不是這樣，這種男子漢精神就容易變得軟弱無力，從而失去意義。人們應該記住，勇氣是海明威作品的中心主題——是有勇氣的人被置於各種環境

考驗、鍛鍊，以便面對冷酷、殘忍的世界，而不抱怨那個偉大的寬容的時代。

海明威並不是那種試圖解釋各種教條和原則的作家。一個敘事的作家必須要客觀，而不能拿嚴肅的事開玩笑，這一點他在堪薩斯市當編輯時就已經懂得了。正因為如此，他才能把戰爭看成是對他們那一代人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悲劇命運，同時又以極冷靜的現實眼光來觀察戰爭，不摻雜幻想和任何感情色彩，做到嚴格的客觀。他之所以能做到這樣客觀，正是因為獲得這種客觀的眼光來之不易。

作為這個時代偉大風格的締造者，海明威在二十五年來歐美敘事藝術中有著重大的意義。這種風格主要表現為對話的生動和語言的交鋒，容易模仿，但却很難真正掌握。他能十分圓熟地再現口頭語言在色彩、音調、意義、感情等方面所有細微的差別，以及思維呆滯或者情緒激動的停頓。他的敘述有時聽起來彷彿是無所謂的聊天，但只要人們明白他的方法，就會發現這些聊天決非無聊瑣屑、漫不經心。他喜歡把心理的思索留給讀者。

在他看來，給讀者以自由，可以引發他們自發地觀察和思考。

當我們說到海明威的作品時，一些生動的場景便會油然而浮現於腦際——亨利中尉經過卡波萊托的驚恐，在秋雨連綿和泥濘不堪中開小差逃走；當西班牙山中的那座橋被炸時，喬丹獻出自己的生命；在遠離燈火明滅的哈瓦那的大海上，那位老漁夫在暗夜裏孤獨一人和鯊魚